艮翁集 十二

贊銘說雜著

附錄

共十二

艮翁先生文集之二十三目錄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賛

假寐賛

異端小道雖非聖人之至要其始爲之也皆其所自得而滐好非苟而已也如老之於無爲佛之於空寂陳摶之於睡劉伶之於醉皆持之終身不變豈非所謂自得而滐好之者歟抑於其間或有感憤無聊不得已爲之者則其爲道亦㹼矣只可以濟一己而已惡可以易天下哉然方其自娱也雖天下之至樂莫或尚之又曷可不謂之有道哉李子生五十三歲以

儒術自名性不能強記故不喜觀書才短於篆刻故不喜著書顧喜讀書謂古人之肝血神氣無日不吐納往來於喉吻牙頰間爲忻快事旣衰且病目昏而花齒缺而訛兼以咳逆喘不可以聲故廢書不讀亦有年矣於是妻子衣食之憂死喪疾病之苦棼然乘間鬪進於胷中者日以百端則吾形已困矣吾神亦疲矣求所以禦此患者而不得其方獨閉目而瞑凝神而嗒六鑿不攘四體不動寂若不汲之井黯如方冬之木其名曰假寐方其假寐也耳聞萬籟而未嘗聽也目辨五色而未嘗視也百憂屏絕如風掃葉

萬緣空滅如湯淪雪清虛日來勃谿自除可以消日
可以養生自謂道在是好之不勸日掃席整衣兀坐
假寐而已客有問者曰是道也可以及人乎曰只以
自娛而已非可以易天下也然假寐者睡與醉之類
也賢於睡與醉也遠矣人之睡且醉也固無知覺神
識矣頑如木石頹如灰土雖天地之大四時之變莫
或省覺若假寐則不然有聲於耳耳輒聞之有感於
目目輒視之交睫而閉便與溟涬同遊剔眸而辨能
使萬物得所與彼陳摶之睡劉伶之醉豈可同日而
語哉況老佛以無爲空寂爲宗心不欲起而常滅神

不欲開而常閉特不頹枕啜醨而已與睡與醉何別
焉假借睡醉之名兆攬老佛之似而不叛於儒者之
大道者惟吾假寐是已天地之化先專翕性命之理
主真靜得吾說而存之其於治心理物亦豈無小補
也哉客喜而退又爲之贊曰
使余真寐也寐者死之半也死非可願也使余真醉
也醉者病之顛也病非所安也似寐非寐若醉非醉
非察鼻端白非嚥玉池水混沌謝椎鑿鴻濛併迢遞
窅乎如秋雲之欲暝悄乎如厲風之初濟儒闚之賞
其持敬老見之疑其坐忘佛遭之歎其入定或譬龍

蛇埶或喩老驥伏余曰不知言吾欲全吾天求吾道
者其非儒非老非佛非龍非驥之間乎

銘

房室雜銘

銘物以箴己葢古也日余作房室雜銘七首
第一杖銘以正入學之路第二硯銘以勉切
磋之工第三藥銘以况篤信爲己之學第四
墨銘以明黜闢姦邪之義第五琴銘以勗不
沮不改之操第六筆銘以寓志方行圓之戒
第七几銘以譬成德之君子凡此乃工夫次

第階級覽者詳之

杖銘

挈之在握相之以適毋適姦邪毋適暗濁姦邪也易陷暗濁也易惑不如從我逝乎濂溪偕子升乎孔堂陋巷乎逍遙舞雩乎翺翔

硯銘

磨之磨之幸其有瑕器瑕猶病人瑕則邦頑者之圖靈者之拋內庸忽熬

檠銘

覩晷之蹊衆黑相觸獨明之赫況船之直

墨銘

剞人之腹髹人之面毁成泥滓尊又可逭

琴銘

弓者之嗔不改而弦而攸賢

筆銘

聱者謷觝者蹶錐者鈌助而怵

几銘

頭方而觚足圓而輪人莫汝狎亦莫汝嗔腹虛而谷

面碩而澤雅量有休德容有赫

三德枕銘

奚爾足之有三象德之三耶德具於足噫爾之恃非足耶我斯枕匪爾之枕也足斯德枕斯尚德也

食堂瀑銘

襄陽府北四十里有寺曰神興在雪嶽之下自寺南迤入峽有所謂食堂瀑瀑之下流爲溪或演瀁而可濯或潫黑而可㰘或阻石而鬪或遇崖而飛或如壯士之叱藹鬼神之咳笑者水之奇也或卧或起或突然如怒或傑然如搏或僧趺而鳥革皆皓然一色玉刻而冰雕者石之奇也溪凡八九曲每入一曲所見益驚輒謂已過之未始奇而未來之無可加然後始

知造物之巧無窮也瀑之兩傍有蒼石盤陀可容四
五十人坐上刻飛仙臺三字故尚書尹淳筆也其下
有卧仙臺亦尹筆云余莅州之踰月遇旱禱雨于食
堂之神其明年夏又禱禱輒大雨連歲豊熟公私充
羡以水石之奇而又有膏澤之功是可銘也銘曰
壯哉斯瀑雪嶽之中戛鬪高頂轟地駭穹排擊羣巖
衆流始同至于食堂雷霆洶洶其神孔靈我民攸宗
神之出遊白旆素幢鞭龍駕鯨並海作雄以雲以雨
賜以穰豊民不窘飢旨祀旨崇鑱辭于石俾壽神功

説

二劒說

余儒者自幼好讀書未嘗學劒力又不任劒獨甚愛劒見人帶劒輒喜動色以爲此丈夫之服頃年余在鍾城塞上得善冶劒者李東平又得日本國良鐵於古軍器命造二劒一長一短短者形如月始生故刻名其上曰秋朏旣而余騎疋馬獨行豆滿河上東過赤池登烏碣泛瑟海北瞰後春蕃胡之窟黑龍之源明年南歸過長白歷鬼門蹈大漠之墟涉重關之險踔數千餘里集幽荒乘駭懼爲汗漫之遊以二劒自隨卒陸無虎兕魑魅之驚水無蛟龍鯨鼉之患若得

神物之助而恠獰惡毒懾伏避之數歲以來淹宦京師逐薦紳大夫學治文墨事不復與二劒相狎今忽見之已沒沒蛛塵間追憶曩遊惘然若前生事赧大功之遺負惜良器之沉鬱而已然凡物之材必遇其主不遇主者命也遇主而不遇用者時也奚獨劒哉遂歎嗟而書之

墓祭說

墓祭禮歟曰禮也奚古無也曰古人之未備也然則漢蔡邕論明帝之謁陵而祭曰至孝惻隱不易奪也胡氏非之謂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何也

曰情者禮之本情存則禮存奚情之不可徇也禮以節情者若父在爲母朞不喪出母之類是已欲追孝於陵墓人情之大者又無他拘禮何故禁曰然則古人無是情歟奚不徇而祭也曰古人無是情也曰奚後世庸衆人之皆有而上古仁智之生爲不少而獨無也曰禮雖生於情亦有章物備禮制具而後情始生者章物晦缺禮制亾闕則情有所不生者請論其故上古人死則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未始有墓也舜葬蒼梧禹葬會稽延州來葬子于嬴博未始歸葬也帝王因山而葬或不知其處士庶之遊

官行賈者或遠在萬里未嘗一至丘壠于斯時也葬禮既微薄而俗又如此則情之所不生也無其情而闕其禮固也何足恠乎降及中世聖智繼作禮樂制度寢備然後易之以棺槨衣衾而始有葬禮也爲之若堂若斧若夏屋焉者而始有墓制也湯墓有桐宮而始墓有宮室也周禮曰族墳墓又使墓大夫聽其訟而始墓有兆域也周禮家人之官有墓祭則以爲尸之文而時人猶未盛爲之至齊人祭東郭墦間而始俗尚墓祭也至秦始皇始寢于墓而漢因之又倣其制士大夫效之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墓祭此文質

侈儉之變而情不能外是隨而世加焉耳古之祭也
樽以玄酒之無味也人甘酒醴然後始不忍獨甘也
而裸獻以是鼎以大羹之不和也人羨牲胾然後始
不忍獨羨也而俎薦以是向使後人至今猶古俗也
飲不酒醴膳不牲胾其不忍獨甘羨之情何自生乎
又若古者短喪之時雖賢者亦或登木而歌及制喪
三年之後雖愚人亦知稻錦之不安此非自章物禮
制而情生之驗耶以此而論墓祭則古人無是情而
今人有是情也固宜噫今人之重墳墓也如此其至
也望楸栢而心愴過墟墓而涕零雖欲不祭情可已

乎墨者之薄葬初非不愛其親也樂遂古之簡儉以
棺槨衣衾爲傷侈而非禮也及見蚊蚋姑嘬則其顙
有泚今或言墓祭非古而可廢則何不觀於寒食原
野士女遍滿皁隷庸丐之鬼皆受子孫追養者視其
顙有泚否也胡氏曰墓藏體魄而致生之不智也廟
而宅神而致死之不仁也噫胡氏之論是矣亦有不
然者人之死也魂氣升于天體魄降于地當其升天
也固飄蕩而未定其有無也何嘗知有廟而來宅也
哉爲其子孫者爲之廟宇以嚴之爲之木主以依之
虞祭以安之時享以侑之然後始有廟鬼焉然則鬼

之所以成由子孫之精神誠處感召而來格之耳苟
其精神誠處之所在則鬼存焉何間於廟與墓哉古
人精神誠處專於廟後人於廟墓兩專焉則鬼何往
而不存䏻其專焉而已且廟者乃于其人生所居之
家或子孫遷徙則于其人生所不知之地焉今於生
所居或生所不知之地則謂之神所宅也體魄所藏
之墓則謂之只藏體魄而神不在焉又於其精神誠
處之所在則鬼存焉無間於廟與墓者不之察焉而
曰墓祭非古可廢而已則是不知廟之未始有鬼也
反不如體魄之藏之求鬼之近也又不知廟鬼既成

之後廟固爲重而體魄之藏亦吾精神誠𠪫之所在則爲可以求鬼之萬一也吾未見其可也祭以焚香所以求諸天也灌諸茅沙所以求諸地也旣廟享而復墓祀何以異是孝子孫之求其祖考宜無所不用其極曰然則胡氏之論朱夫子何以取之於綱目耶曰此明明帝之失禮也明帝不徒拜陵而祭而已率公卿朝之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此所謂致生之不智也葢旣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返主于廟中則廟爲重故有大事告廟而不于墓固有其別不宜若是瀆也反易陵廟之禮至奉廟

中之主而祭於陵所則失禮之大者胡氏之所深斥
而朱子取之至於俗節墓祭朱子亦從俗而已曰周
成王時太廟在鎬京而洛誥又烝祭文武于東都是
二廟也漢人之立廟於陵所亦猶是無不可於禮否
曰不然東都亦周所都云耳故廟社咸在而漢之原
廟及陵園郡國皆立廟不可貢禹韋玄成嘗非之矣
且陵墓旣體魄之藏則與爲廟無別何必更立廟而
祭之乎我國家爲丁閣於 陵下爲薦設之所士大
夫家爲祭廳於墓下雨不上墓則祭於廳亦酌禮之
善也

土蓮說

菜之良者曰紫莖之芋其葉似蓮不於水而種於土故東俗謂之土蓮然其莖無刺其藕無絲其根不蔓且無花特以其葉似而名之爲蓮不亦僭乎或曰芋魁連數歲種之亦能花苟有花而花又似則謂之蓮也亦宜然世亦多好事者而吾未見種芋魁而得花也未可以爲信也余嘗種之庭畔數畦亭亭離立翠疊如蓋大略似蓮風飄雨打俱可玩也芋莖之稚嫩者柔軟可羹其老硬者亦可爲禦冬之旨蓄其下體狀如雞卵者纍纍相附肉色正白食之甘滑令人不

飢太史公所謂汶山之下有蹲鴟其民至死不飢者是也昔濂溪周子以蓮之香遠淨潔謂有君子之德而土蓮以救飢利民爲功亦有似乎君子之道以是相配庶其不愧矣然香遠淨潔君子之體也救飢利民君子之用也體若是而用不若是則自守之儒而已用若是而體不若是則徇人之學而已必有是體有是用然後君子之德全使周子知有土蓮則愛豈獨專於蓮也余故作土蓮說以附于周子愛蓮說之末欲知君子之全德者盍亦兩取之哉

馬諷 十九歲作

昔楚王甚愛馬其癖聞天下於是天下之馬皆欲秣於楚王之廄歲餘馬自四方益多天馬子也七日能超毋千里不一蹶飈至風起霞蒸霧鬱振鬛髮於青雲騰虎翼於閶闔日來于前王心大樂啗以棗脯衣以文章閑以路寢席以露牀待之以庭實旅百薦之以太牢鐘鼓舉以咸英脩以韶頀使王良造父之屬馳騁于庭莫樂怠死由是王不察官職不聽政事不恤百姓不圖治理惟馬之好三年楚國大亂諸侯四伐生民父子不保疆土日割然而王心未悟人有諫

者覘以爲瑱於是楚之父兄大臣皆恐欲止王之馬
萬端不得聞齊有淳于髡先生其人口辯善爲諷言
具安車駟馬往迎之于齊髡乃起於東海之上止於
南海之濵見父兄大臣曰王未可徑說也諺曰龍之
喉下有逆鱗徑寸人有嬰之則殺人夫馬者今王之
逆鱗足下欲使臣嬰之臣恐臣之尸將糜爛爲魚鱉
食也然昔晉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
殺之叔向夕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
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
揚吾君之耻者也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

赦之故諫者知所以善迎其志必於其所欲止先勸
之乃能百諫百入今王好馬臣請嘗試以好馬淳于
髡先生乃執鞭立王之門詒謂門者曰門者入告于
王曰齊有淳于髡先生欲獻駿馬立王之門自言楚
國之馬無良髡馬者門者入告楚王果大悅擇良月
簡元辰具朝服設九賓見淳于髡先生章華宮髡趍
而入立而言曰臣山東鄙人也聞王愛馬甚不遠千
里獻馬來大王之庭大王何以賞之楚王曰誠如先
生之言先生之馬果良寡人奉黃金百鎰白璧十雙
爲先生壽髡不應楚王曰然則寡人以楚之湛盧吴

之艅艎組練之士三千宮廣之車百乘九江之大龜荊山之和璞不腆先君之敝器桃弧棘矢之屬獻先生髡又不應楚王曰然則寡人與先生共分楚國之半漢以北寡人主焉漢以南先生主焉方城之險橘柚之園徒洲之木蒲胥之市申息之父老漢上之諸侯荊州之金銀丹砂雲夢之齒革羽旄皆屬先生燕姬綽約趙女美色螓首而蛾眉粉白而黛綠者先生悅之黼黻之衣文章之服綺羅錦繡之飾皎若霜雪燁若雲烟薄如蟬翼爛若龍文者先生被之髡猶不應楚王曰噫甚矣先生之馬楚國之富竭矣願得其

馬一寓目焉髡俛而笑仰而對曰臣願先言而後謁
楚王曰唯唯髡曰大王所謂馬者臣皆知之矣目長
庚臆雙鳧噴紅光汗溝珠風鬉霧鬣蘭筋權奇者也
此皆駑駘無用之馬也今臣之馬異於是目不長庚
臆不雙鳧不噴紅光不汗溝珠不風鬉霧鬣不蘭筋
權奇毛不可以禦風寒蹄不可以踐霜雪不齕草飮
水不羈金絡月喜不鶻厲怒不人搏行不越乎堂壇
之間而視一塊猶八極然且號曰帝王之馬天下無
敵王亦嘗知此馬也楚王眩然久之曰寡人不聞髡
曰是馬也登歷乾坤包括宇宙以仁義爲尾以聖智

爲首以刑德爲鬊以勇武爲鬣以清廉士爲目以豪
傑士爲臆燒之以天地剔之以五行絡之以日月刻
之以陰陽春夏秋冬爲覊嶽瀆神祇爲馬帚燕谿石城
爲橛飾渤海泰山爲阜棧周晉韓魏爲月題齊秦吳
越爲玉勒九夷八蠻爲轡銜崐崘不周爲衡軛瞋目
則長夜爲晝噴秣則大雨千里慘以爲雪霜雜糅大
陸氷凍舒而爲雨露陽和萬物咸養震耀炫煌晻昡
明昏泱漭晦眇盪日震天首迷於蒼梧尾亘於窮髮
神行電邁形影不識於是青陽豕韋鶉鳩爲左朱虎
熊羆支祁爲右皋陶衛其前益稷翼其後關龍逄比

干持其輻闕天散空生憑其軾伊尹呂尚脂其轄周
公召公擁其軸率天下賢聖方正智謀之士命爲後
拒仲尼素願爲執鞭之士故詔爲前御乃備三驅之
儀徐彳蕩平之道一騁而萬民宅再騁而六合釣翦
草萊於萬里伏羣兇於八極斬窮奇誅不若謫龍蛇
放沮澤蔡猰貐走山林梟惡來馘飛廉討長鯨而流
血四海降巨鼇而鎭脚八維上掃九天下廓四垂於
是景貺潛周休徵沓來攙搶滅景星回騶虞囿鳳凰
庭甘露降朱草生七年之旱黯然而陰九年之水炳
然而陽造物坱圠四時運行八荒寧謐歌舞太平此

帝王之業實此馬之功故盤古馳之闢地開天風羲策之設卦成文神農氏乘之鞭以赭鞭軒轅氏得之駕以指南少昊騁之鳳鳥臨顓頊驅之九黎擒堯有之四岳績舜有之四凶服禹有之地平天成湯有之享天殖民武王用之天下既定歸之於華山之陽今臣獲此馬欲獻之賢聖之君顧天下莫可與騎此馬者聞大王之賢謹來獻之左右大王得此馬則王天下不得則不王天下此實帝王萬世之業大王欲以楚國之半易之不亦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乎臣觀大王內廐之馬皆駑駘無用之馬而不益於國家大

王猶且娛樂之廢棄政事不恤民業使諸矦侵伐疆場日剝今日姑安明日而滅四境不得保宗社不得血是大王以四境之大宗社之重易駑駘無用之馬以楚國之半賞帝王萬世之馬是何於駑駘無用者厚而帝王萬世者薄也此臣所以不欲獻而竊爲大王不取也於是楚王大慚赧然有間曰先生坐寡人不德遠辱先生敢不奉國以聽乃使圉人太僕出廐馬億有萬匹悉撤戰士鍊卒蒐乘奮兵以出威震天下諸矦悚慄悉歸侵地莫敢與抗君子曰淳于獻馬南風復競

節戒

節彼山竹以雪以雹括之揉之羽之鏃之其體則直
菀彼鳳樟在谷在垌是斷是度是尺是繩其用斯宏
嗟嗟小子是顧是聽爾性則竹爾器則樟靡爾牿之
何恤不直靡爾墜之奚施不適爾性爾揉爾器爾弘
天之降生曷不爾同孰智爾愚孰聖爾狂如彼檻泉
其源則淸汩之泥之其性乃離如彼嘉穀可郊可
不耘不耔其用斯非君子由己小人由己爾謀爾凡
及爾婦子奚勸奚止親或私汝爾呼于道觀厥攸導
我聞古人曰問曰行作人之程其問維何其審其切

其行維何篤而不撤一念之蹠爾克爾過一念之舜爾培爾達惟謹于微無敢自逸式克能斯孔顏則匹嗟嗟小子莫謂我無質匪我口自出先民攸說

送白雲翁遊天磨山贈牘

白雲翁之僮抵玄圃山庄致翁之辭吾聞天磨之山有朴仙之潭遺世者往往耽賞而遊以吾之雅喜山水如一日之趨走而西者顧杖屐不濟於遠而驢馬未具於家所耿耿於幾年者迺勃勃於今日能化我以羽翮而狃之以清風者實有望於脫驂之友也吾子其圖之庄主人曰諾既借之乘仍書以告之曰噫

世之爲是遊也亦鮮矣距國都數百里而得是山於大路之衝是宜車馬冠蓋之客日踵也或歲無一二焉不挾幹而往者累歲而僅見噫吾嘗得是山之勝於先輩之詩者甚多而得之今人之口者甚尠斯遊之盛衰亦足以知士大夫趨尚之高下也可奈何曩吾遊是山而返者已三歲吾黨之士卒無人躡我後者吾又以悲吾道之孤也吾子其行矣士大夫之趨尚於子行將卜其高下而吾道亦賴子而不孤又爲之一賀也吾之遊在仲春而今子以孟春往吾時不免於寒是以念子衣裘也必以重絮往也天磨之最

高峯曰萬景臺人謂可與三角白雲臺相埒次曰將
臺臨岡勢之逶迤俯雉堞之縈廻有以大統小之義
而臨亂守禦則管城者號令於斯時有携劒之客與
余論劒不合而逃子試訪其爲何人也一派之水停
爲妓馬龜龍四潭潭皆石矼其黑處若有物伏焉勿
妄觸也最下曰龍潭而一名朴淵古有朴姓人巢其
上與水僊游死爲潭神故曰朴淵或曰麗王鞭龍之
所故曰龍潭居僧又指其巖崖間紫赤鱗裂者以爲
龍血及爪攫之跡誕不足記然吾子其採之以備稗
官異聞也自潭噴流而下者爲瀑承瀑而又爲潭瀕

潭則泛槎亭也潭心有盤陀石上刻李太白觀瀑之句曰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傳者謂秦妓之筆而草法奇崛眞天下女俠也然潭深不可揭厲余適會潭冰履冰而入既出而冰釋僧徒皆驚謂余得神助誠一異也仲春猶氷今又何患乎無氷時娃黃人管城請留我名磨崖以鑱之若苔蘚侵蝕漸似虫魚蝌蚪之狀則尤奇矣願子勿剝去其苔也坐泛槎亭望見瀑布如虹繚而電犇夏月霖雨其勢尤大飛沫之所及人不敢薄視云且自下而觀之不知潭之爲瀑而若巖之有竇而鯨噴于天也余欲以詩

形容思竭而止吾子其可為我了債也耶巖上有仙鶴巢之子其一宿必有異夢也北崖有雲興寺曾佛挂錫焉南麓則觀音窟大小石佛千百趺居今皆無恙否龍魚舍施之粟千株往時已無其半矣今餘幾何大興寺有一老釋過我頗款為之夕炊今忘其名不能憑懸慇懃可歎也已又一老釋持古人詩軸中有五峯諸賢筆蹟余未之搜也後有人為余道之是余遺恨也子其替償之關防城池之險易亦察識之鄧艾之為將不過終身用此法吾聞麗之故都猶有頑民不率於化子其告之以天命釋其怨惡而行過東

門有所謂善竹橋者子知之乎不可無薦蘋而祭也

馬騎士事後題

余每讀歐陽公送釋秘演序輒竊太息以爲人才之盛多如宋慶曆元祐喜招延四方賢士大夫如歐陽公而加以天下之廣大無物不有如海之莊蛟龍秘詭如山之包草木難名凡有所求宜無不得而其所與友以豪俠奇節見稱者惟石曼卿秘演兩人而止耳况我國小地褊人才衰降雖有歐陽公之誠心喜士其於斯世何得焉今年春友人申君聖淵自湖西來京師相對纔數語遽出其所自敘其弟文初逆旅

遇馬騎士問答首尾者示余色欣然若有所得余受而讀之旣畢易容踧踖顧謂申君曰吾幾不免誣當世矣觀馬騎士自說平生所爲喜擊劒能詩酒自放山澤間歌吟沉醉忼慨磊落眞奇節士也其所與友有善草書者能棄家相隨揮翰灑落於濤渤巖穴之間又有善歌詩者董生相從唱和爲樂董生又嘗自鬻爲譯舌之奴往觀燕趙悲歌遺俗以壯其懷抱其事偉其跡奇夫豈世俗之士所易測度也哉使吾得友馬騎士者其友二人固亦吾友也其視歐陽公之所得將有加焉豈可謂斯世無其人也由此觀之今

之世如馬騎士者又安可旣乎申君雖不得與馬騎
士相接申君之詩己爲馬騎士所稱誦申君亦自爲
二詩寓其慕悅之意欲往題馬騎士所經逆旅壁上
或冀馬騎士之再過而見之相悅如此則相接與否
顧不足論也吾聞馬騎士過申君之弟誦申君之詩
而不問申君之姓名姓名且不欲知况於面貌乎嗚
呼士有異趣而相得殊塗而甚驩者歐陽公之於曼
卿秘演申君之於馬騎士固不可謂同其趣好也見
而知歐陽公之賢者曼卿秘演也聞而知申君之詩
者馬騎士也如余者遑遑乎以走孑孑乎以處莫遇

也莫知也誦歐陽公之序而知有曼卿秘演讀申君
之文而知有馬騎士而已彷徨掩抑書以示意

坡谷遺稿重刊小識

先祖忠簡公遺稿板本年久刓缺不肖以鄭丞來嶺
南既往遊架山發而視之懼其寖滅鳩工與材悉取
改鏤宗兄弘慶氏以公詩律見佚者若而首及公與
長胤貞敏公往復書札若而牘屬令添刻不肖以是
集之裒成實出我高祖觀察公之手而難之未敢或
曰不然詩文之散佚者觀察公之跋文豈不曰以俟
後日乎而况忠簡公父子當島夷陸梁 乘輿播越

之時竭誠極慮盡瘁成疾俱歿於職次其時往復私札亦皆諄諄以國事相勉有足以感動神明其可無傳不肖於此實懷愴痛又懼闕遺之爲罪則寧犯僭妄之誅卒並刻于末崇禎紀元後百廿二年己巳杪秋六世孫獻慶謹識

重言

道德事功言語三者皆足以不朽自歐陽子之論出而道德爲上事功次之言語最下爲可以有可以無是果定論歟余觀古今有道德事功者未必皆傳必有言者得傳伏羲以八卦傳文王以易繫傳周公以

周禮歌詩傳孔子以春秋繫辭傳曾參以大學傳子
思以中庸傳若堯舜禹益稷皐陶湯武不自言而假
史臣之言以傳仲尼之徒若顏回賜由游夏之輩假
仲尼之言以傳秦漢以來荀卿董仲舒鼂錯賈誼自
以其言傳其他明君喆輔謀臣良將賴馬遷班固之
史以傳唐元和以前賴韓愈之辭以傳晩唐以下宋
元至今其言者不及於古故假其言以傳者皆不及
古之燀爀煒燁道德事功無古今一也而道若邇而
可躐功若狹而不宏若是乎言語之不可已也羨厥
躳利當世則道德事功重壽其蹟淑諸後則言語重

均之重也而論其遠近久暫是以特爲之說曰重言

題司馬溫公碑後

士不可以不知道也東坡爲司馬溫公碑文詞誠善矣惜乎末乃以齊神武不貴慕容紹宗唐太宗責出李勣以譬神宗之不用溫公譏其知人之明果如是神宗不過爲權術御下之主何足以藏溫公且非二子之比豈待見斥於先帝而後盡忠於嗣君耶神宗之意眞若出此則愈不知溫公也曷足爲明如此立論非但累神宗亦以貶溫公東坡長於權譎而不知道故議論每每類此宜朱夫子之深惡而痛排之也

非非國語

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云云柳子非曰云云

周自后稷躬稼而有天下繼世之君世守之其意若曰天子后妃親耕與蠶所以不忘本也又若曰使吾子孫知民業之艱也又若曰宗廟粢盛祭服不可以尊貴而不躬所以敬祖宗也不徒曰示民以吾猶耕而已而農者曰吾業之重也如此吾業之不賤也如此吾業之不可怠也如此則有之矣不忘本一善也知民艱二善也敬祖宗三善也先民勸農四善也一

籍而四善備焉一不籍而四善廢焉孔子觀魯之郊禘而歎周公之衰陳鍼子見鄭忽之先配後祖而知不能育籍田國之大政獨不足以卜興敗歟柳子指謂禮之飾而不知禮意之本則陋矣

題蕭僕贊後

余讀遜志齋集至所謂蕭僕贊者不覺掩卷而長歎也凡人物之生往往有才人之才上也物之才下也若西湖四明之於山水牧丹芍藥之於花草毛嬙西施之於女媛孔鸞翡翠之於禽鳥珊瑚夜光之於寶貝皆物之才者也接之者目奪玩之者心醉幾其晋

戀而不返也或至殺身亾家而不自覺至見人之有才也雖其文章之炳烺絕特如日月之華虹霓之彩其用足以賁世其利足以補治其爲偉觀壯覿也將萬倍於向之數物者未有能心悅而愛之者率相訾毀而忮害之其中雖或有平居相推詡自以爲慕好而至其臨利害僅絲粟比輒翻身決去之如棄涕唾略不徘徊顧戀者滔滔也是何耽嗜於物者深且厚而簡忽於人者輕且易耶其亦惑矣彼蕭穎士之僕特賤者之尤也所欲不過甘食美衣所苦莫如笞榜罵詈烏知夫好賢尚德之爲義而可勉乎哉然知愛

其主之才拳拳慕悅而不忍去以鞭扑終其身而不辭雖至不可堪而服事之愈謹客僕之愍其生者勸之去而不聽嗟乎其賢於世之挾書操翰號爲士大夫者遠矣士之處世知己益難遇也知而愛之者尤難愛之而至於死不忍相舍者千百之中幸一遇而已凡有瓌才絕藝而得過蕭僕者幾人有僕如此待之以笞罵又何忍也豈亦試其志歟彼其惜才慕賢之實雖至殘其形而斃其生則無所憚況世之所嗜樂外物者豈能易其好而變其心哉嗟乎豈不賢哉

余於是有感而書之

蔓川卷後題

夫人性有好學有習時有尚如使性之好可變也游夏可使政事也學之習可移也弓箕可使輪輿也時之尚可易也周士可使上質也卒不能則帥其初而已而各極其盛則聖人亦許之奚必優劣而左右之也余見蔓川子詩文始欲易之以余所好謂曰必如此必不如此徐玩而熟復之殆不可易也就其所已成者言之則靜瑟清瑩非商之珠敦周之玉瓚乎高古瓌奇非禹之岣嶁宣之石鼓乎標舉霞表則非銀浦流雲乎黼列粧閣則非金谷攢花乎璹瑁珊瑚結

綠和璞不可以救饑禦寒而要爲稀世之奇珍侑廟之傳器何必捨性之好輟學之習背時之尚務爲所謂如此不如此而後可也願子以子之所成益廣而大之使西域賈胡日閱珍玩而不知窮也

題東華子詩卷後 洪判書良浩號東華

不佞舊聞東華子以詩鳴世顧恨未見今與東華子相遇於京師東華子出詩一卷授之要不佞評品不佞復之曰詩不可易而論也詩有思有色有韻莫尚乎思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論其色韻則衣錦尚絅可以喻其色也朱絃疏越可以

喻其韻也然思隱於內色韻暢於外不目其色耳其韻則莫知其思之所存色韻者思之表也易所謂修辭立其誠不其然乎今東華子之詩幽然之光渙眇而不露則不幾於衣錦尚絅闇然而日章者乎窈然之聲淸遠而不迫則不幾於朱絃疏越壹唱而三歎者乎卽此而東華子之所思居可知矣不佞少嗜杜詩不敢舍高李王岑者爲得國風遺韻也朱子曰李白終是學選詩可喜古人編唐詩以李白爲正宗置杜於大家其所先後左右可訂也東華子旣有見於此得眞正路脈又加進而不已則異日叶風雅諧韶

護以鳴國家之盛其不在玆也耶不佞將側耳以俟之東華子勉乎哉

題羅池廟碑後

柳子厚何如人也當年少時志銳識淺雖陷於伾文之黨今其書具在盍亦讀書學道之士而峭直峻潔往往出於退之之上其依貞符不欲語怪神則所存可知也不應死而爲神驕妖惑衆歐陽翼之夢李儀之死其果眞耶妄耶歐陽翼輩以蠻越之人知識甚陋不知神恠之可耻妄謂靈異之足詑則以是來告於退之者妄知不出於矯誣而夸誕乎而以退之之

學識乃及筆之書而實之乎自古聖人賢人之書道其常而不語其怪白魚火烏周書記之乎麟書鳳圖魯論著之乎惟丘明之史近巫故知道者病焉退之自謂力追孟氏而乃襲丘明之謬龍工鳥工之說不經見而黃陵碑採之乃曰以謀告舜羅池碑所記又如此柳州去京師萬里耳目不及何知其非誣而載之信筆乎況金石之刻非尋常劄記之比乎況退之於子厚非知己之友歟子厚之推仰退之何如退之之作子厚墓誌獎許嗟惜亦何如而獨於此碑不諱其不韙使後人疑子厚於淫邪之鬼者何哉魂升魄

降貊然無聲者鬼之正也憑依幻惑恣行威福者鬼之邪也退之知其邪而不諱之則非良友相愛以德之道也謂之正而欲誇之則亦見道不明之咎也要之二者未見其一可也始曰不鄙夷其民教以禮法終曰驚動禍福以食其土何子厚之生爲賢戾而死爲淫鬼耶余於此撫卷長歎悲子厚之誣而惜退之之誕也

論曼倩神異經

方正學題東方朔神異經有言竆奇獸事者是獸也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

其說甚誕然余嘗思之天地之間陰陽善惡必對待而生獸有觸邪草有指佞則彼竆奇獸者亦對待之理所宜有也吁何足怪哉

論大學次序

吾東方晦齋李先生嘗更定大學次序以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四十二字爲格物致知之傳余嘗服其高見及讀遜志齋集觀其題大學篆書正文後者然後始知前晦齋而明儒董槐葉夢鼎王柏輩已發之矣蓋嘗論之知止以下至知所先後皆致知之事未言格致之前不應先有此言且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上接三綱領之下然後文理方直截通順若以知止以下兩大文問之不幾於錯亂乎余弱冠始讀大學其時未知有晦齋之說而亦嘗到此而疑之患其語脈之難究先輩之見亦當如余遂發此論也朱子舊說以聽訟章謂釋本末經文無一語無傳而知止至能得皆無傳獨本末有傳故亦嘗疑之今明儒以聽訟章接之於則近道矣之下通爲格致一傳而方氏之說又極明透余甚歎服焉旣不得仰質於程朱則雖不敢斷然信之若以已經程朱之手而不復敢議論則是亦朱夫子之所嘗非也姑存其說

以俟後世之朱子不亦可乎

格物致知章更定次序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

琴張曾晳

莊子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喪而歌檀弓曰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皆非也孟子以此兩人爲孔子之所謂狂者也後人意其爲狂而遂有此誣何以明其不然也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又聞夫子忠信篤敬之訓書諸紳是豈遺世放曠不安名教者乎子張學干祿又嘗問在家必聞在邦必聞是固有志于聞達矣與莊子所稱游方之外者似乎否乎檀弓所記亦多誕妄無足取信

以曾點舍琴之對觀之點也豈蔑義悖禮臨喪而歌者歟

子貢

子貢說吳越齊晉之事不過縱橫之家托孔徒而爲之說以自張其道耳使子貢設詭行詐如此與儀秦何別後之若此類甚多太公好兵也則後人以三略爲太公之書三略多權謀術數且非上世文字而後人不辨也莊周好譏誚聖賢則後人以盜跖篇爲莊周之書莊周之於孔子也或詆或尊以快其辯而已豈侮辱至此哉其他如家語戴記所錄間多虛假周

禮雖周公之書其中亦有後人所增益往往不合於道明儒方正學嘗論之矣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不亦宜哉

文王

語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意其時天下三分之二皆服文王之化如八百國之類皆來赴愬也三分之一尚染紂之惡不服文王之化如周公所滅五十國飛廉惡來之類也所謂有其二者非獲其土地收其貢賦也

周公

孟子答陳賈之問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方與陳賈論聖人之有過故姑言周公之過實合於愛兄之道以折其爲齊王文過之言而已當時事實恐有未然者何則越椒之必滅其宗子文知之楊食我之賄死其母知之以周公之明豈不知管叔之叛而死哉趙括之必敗趙軍趙奢知之以周公之聖豈不知管叔之不可監殷哉仁人之於兄弟也欲其全安之則其慮患也周不但富貴之也聖人之於官人也欲無僨誤也則其使人也器無或私撓之也周公之愛其兄也貴之以爵土富之以貨

財足矣何必使之監殷然後爲盡愛兄之道哉監殷
重任也苟非其人國受其敗豈以愛兄之私授之不
堪之人哉余故曰管叔之監殷非周公之意也或自
武王時管叔已居此任而周公莫得而改之也不然
則管叔有高才美譽爲衆望所歸如四岳之薦鯀堯
雖知方命圮族而不能違衆姑令試可者耶若如孟
子之言則兄雖不才皆可以尊官重任是豈王者奉
三無私之道乎曰然則孟子之說非歟曰聖人之心
至公至平無億逆無將迎篤於人倫而不知其他故
孟子之言如此非孟子何足以知之善說聖人之心

者莫踰乎孟子如論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象以愛兄之道來舜真心喜之皆此類也旣得其心則事實固不論也

六十四卦

魏高貴鄉公問于博士淳于俊曰六十四卦始畫於何時俊對曰神農爲之也繫辭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耒揉木爲耜耒耜之利以敎天下葢取諸益益者重卦之名故俊必據此而爲是說牽合甚矣聖人創智制器偶合卦象故孔子謂葢取諸某卦葢者疑辭非謂見某卦而制某器也伏羲之畫八卦六

十四卦之理已具雖謂伏羲畫之可也特未有明據耳連山歸藏皆六十四卦文王之前固已有之然家人同人旣未濟等卦名似後世文字且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仍以九卦名證之以此觀之六十四卦皆文王名之也

襄陽鄉校勸諭文

小學之書所以敎人於幼穉之歲致敬於灑掃應對之節以爲修身齊家之本者其旨微矣其道廣矣州里鄉黨之間自當有敎學勸誘之方此豈待　朝家之命令董督而後爲之哉只緣俗習日澆士趍不端

雖有操觚弄墨之士爭騖於公車駢儷之文剽竊經
書徒無實學於是乎小學教人之道殆乎掃地此今
日朝令所以特以小學勸講申飭中外者也官莅任
之日即招禮吏問其舉行節目則已自校中擇置小
學訓長亦已抄出學徒姓名成案報府今至累朔訓
誨之規必有成法提撕之力必有顯效甚大幸也然
初令之下孰無興起奮發之心而稍久之後便有偷
惰懈弛之意悠汎間斷了無進益古人所謂一時意
氣無異石火電光者誠是學者之所大患而作輟無
常實效未著則朝令勸講之義意將不免文具之歸

可勝歎哉可勝惜哉切願我各里訓長逐日招集生
徒童蒙授以章句雖日授數行勿令作輟洞里稍遠
者或間日就師受往數日之讀每月朔各里訓長各
設一次都講使之背誦前受詰問旨義各其名下書
柱報府而又必懸報居首居末各一人以爲賞罰之
地官亦當於公餘暇日躬自考課以觀其勤慢各須
知悉着意舉行所謂白日場句題不過教習詩賦較
藝誇能而已先儒所謂月使之爭正謂此也殊有乖
於先行後藝之義而呂伯恭嘗以科舉文字教授後
進曰若不開此一路則講堂前草深一丈矣此語誠

切中後世士子之病痛而誘人向學不害爲一道亦烏可廢也官又當旬出一題月設一場以試其功而如或習懶荒嬉雖出旬題或作或否或過限製呈則笞撻之罰先及其奴次及其主須以此意遍告于一境士林毋或泛忽宜當

襄陽鄉校小學問目

竊聞諸生多讀小學甚幸甚幸然新頒科制小科覆試前先講此書能誦方許赴云此乃 朝家誘人勸讀之盛意而諸生若專以通解口讀求以應試爲心不復深究細討精思力踐則雖讀是書終無實效與

傚詩賦媒進取何別焉願諸生仰體 聖上興勸之
至敎俯察朱子編輯之遺旨讀一字生一疑誦一行
添一得必令義理常灌於心胷功效輒現於云爲則
豈不徽哉豈不盛哉玆就朱子篇題拈出問目諸生
幸以所見錄爲答辨題送於逐條之下如何如此則
非但於諸生攷賾之工自有所補亦在昏悖其必有
相發之效切望切望

人有仁義禮智信五性而篇題只說仁義禮智不及
於信者以四字爲句故要便文句省文如此耶
愛親敬兄忠君弟長一句承四端之下愛親當屬仁

忠君當屬義敬兄弟長當屬禮而獨無可以屬智處此當如何分看

聖人衆人賦性則同而聖人之浩浩衆人之蚩蚩緣何分界

物欲二字不可分別看否

以培其根當用何工夫以達其枝當用何工夫

窮理修身以下便及大學之工而窮理當先窮何理盈天地間風雨霜露昆虫草木之理何暇盡窮必有急先可窮之理矣

明命則性也性本在內而不在外何以言罔有內外

耶

答襄陽鄉校小學問目

聖人涵養發育故浩浩衆人昏愚頹墜故嵬

嵬

聖人衆人天命之性則同而氣質之性則不同聖人之性如一盞清水貯在琉璃瓶內瑩澈呈露無有掩蔽故不假修爲本體自全衆人之性如一盞清水墮在濁泥中不有陶汰澄清之力則難復其本體之粹潔聖愚之分界正在於是今若泛說聖人涵養發育衆人昏愚頹墜而不及於氣質之各異則恐不別白

且聖之爲聖若係於涵養發育則雖生知大聖亦由工夫而得何以言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耶

有物則有欲有欲則有物

物者聲色臭味也欲者耳欲聽淫聲目欲視邪色之類也物自外而來蔽欲自內而往接故曰交蔽然天生烝民有物必有則而此則異於是元非欲自物中生出今曰有物則有欲有欲則有物語覺有病

學者之所當先窮者宜不越乎元享利貞之理

孔子罕言命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以

聞也天人性命之理聖人亦不輕易語人如此至于周程張朱始憂學者之全昧道體不樂向上於是方說太極性命之理誘進後學而朱子晩年猶復以學者高談虛遠不事踐履爲憂新學後生下學上達可也先窮性理有何緊要今以元亨利貞之理爲急先可窮則豈無躐等過高之病乎學者之所急務惟在於五倫如事親當如何事君當如何灑掃當如何應對當如何皆切緊日用不可不先講者也若於五倫上窮格得徹踐履得熟則性命之理自當有豁然貫通之時何可遺近而騖遠厭卑而求高懸空妄想倀

乎無得而已耶諸生果以人倫日用爲易知易行而不必滚究熟講歟愚則以爲義理之至難透者無過於五倫蠶絲牛毛不別不精則毫釐或差便陷大惡如匡章之責善其父自附於孝子之諫親則本非爲惡者也不知有隱無犯之義則未免賊恩之歸豫讓之欲報智伯實感其國士之遇己則本求爲忠者也不知反君事讎之恥則未免狗彘之譏又如嫂叔不親授而嫂溺則手援之不告不娶而無後爲不孝則大舜不告而娶管仲之不死子路之殺身荀彧之佐曹操狄仁傑之事武后或有似是而非者亦有似非

而是者於此分界微密之間不容錙銖之或差思之及此寧不懍然肅敬斯須之敬過恭非禮之别與夫夜行以燭戶外有二屨聲不聞不入之類雖似淺易而一有所忽或至大悔此又日用之不可不素講者也以此論之學者窮理之工其將何先諸生試思之

朱夫子所以首言元亨利貞次言仁義禮智者蓋以天命之賦於人人性之受於天揭示學者欲使學者識其天性之本善而不流於物欲之私也豈使學者舍其切己之急務先窮性命之淺奧而發耶

答或人問目

四性不相通涉四端不相統屬

理一也性一也元亨利貞一理而已仁義禮智一性而已理可四非理也性可四非性也是理也可元可亨可利可貞而已非元之外別有亨之理亨之外別有利貞之理也是性也可仁可義可禮可智而已非仁之外別有義之性義之外別有禮智之性也見春夏之生長則知有元亨之理而非元亨不能爲利貞也見秋冬之歛藏則知有利貞之理而非利貞不能爲元亨也見惻隱羞惡則知有仁義之性而非仁義不能爲禮智也見辭讓是非則知有禮智之性而非

禮智不能爲仁義也今言四性不相通涉則四理亦非一貫天豈有四理如五星之各守其分野人豈有四性如五臟之各定其部位耶必如朱子之說渾然之中有燦然之理方可所謂渾然者從其性於靜也靜則一故也所謂燦然者區其情於動也動則四故也曰一而包乎四曰四而合乎一其曰四端不相統屬則似也亦未必然也當惻隱也固惻隱而已乎赤子入井則惻隱焉惡人投水則稱快焉玆非羞惡乎不隱惡人而隱赤子玆非是非乎一惻隱而羞惡是非兼焉當辭讓也固辭讓而已乎過闕過廟而知不

下趨之爲非茲非羞惡乎非關與廟則不下趨茲非
是非乎一辭讓而羞惡是非兼焉仁則固包乎四矣
由此論之四端不相統屬可乎僕嘗謂四端兼動爲
是故也既謂四端兼動而獨謂四性非一可乎

四七理氣之辨當從退溪之說以朱子語類

輔漢卿所記明白無疑故也

退溪栗谷之說俱甚的確吾輩後學何敢輕易左右
之耶四端本乎理七情由乎氣氣非理不動而動之
者理也動者氣也自其動處言之則栗谷謂四端七
情皆是氣發者似爲得之朱子於人心道心之辨人

心則曰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則曰原於性命之正不曰發而曰原者必有商量退溪之直謂四端理發而氣隨者亦有商量學者惟當於四端發時潛自體驗平心徐究庶幾可得何可徒信口耳各定是非左退溪而右栗谷耶輔漢卿所記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此亦出於商量理氣之下至於立言垂訓則朱子固已曰原而已矣

當其未發也無分於舜蹠而及其既發也舜蹠判焉故君子必審其幾

謂舜蹠判於既發可也又謂舜蹠無分於未發則不

可東池清西池濁何待決而流之而後清濁分雖止而靜清濁亦判舜之心雖未發虛明齋肅焉耳蹠之心雖未發昏昧怳惚焉耳烏可同也子思不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乎中則大本立矣蹠可能乎如足下之說則致和足矣何必致中謹獨足矣何必戒愼達道足矣何必大本

天學問答

客有問於爾雅軒主人曰頃年洪尚書漢師之聘於燕也聞子作序送之盛斥天主之學其時天主之書雖行於中國中國之人不甚尊信且不流布於東方

則子何以逆料其禍天下而斥之嚴耶其後數歲其書果來東方東方之人往往酷信而誦慕之其勢駸駸然將日熾而月盛乎其有先見者乎主人曰噫是不難知也古之人心細而勤於學後之人心麤而惰於業聖人之學理旣平易而用工辛苦異端之學語甚新奇而用工徑捷心麤也故每憚辛苦之工業惰也故喜趨徑捷之地老氏之無爲佛家之頓悟適中其好新喜捷之心故趍之者甚衆遂使學者眩於趣捨朱夫子初年亦不免求之於此而卒返之於六經然後吾道大明於世雖以象山之執迷堅固陽明之

悍論强辯終不得肆行使後之學者師尊孔孟階級
庸學者皆朱夫子之力也佛氏之學廣大慈悲近於
吾儒之博施濟衆入定止觀近於吾儒之持敬謹獨
而朱夫子以外於人倫近理亂眞斥之牖天下之迷
救萬世之溺朱夫子之功於斯爲大當列於大禹孟
氏之下而自夏運漸衰虜禍益熾之後有西河毛奇
齡者譏詆朱子不遺餘力其徒漸盛朱子之言語文
字皆爲此輩所非議則於是乎古聖人大經大法日
趨於蕩然彼好新喜捷之徒將何所忌憚將何所不
至老佛之學到今世猶爲陳舊而不新矣且經先儒

之詆斥而不容矣是故尊信老佛者幾乎寢息而好新而不已則凡有新語皆將樂聞喜捷而不已則凡有捷徑皆將疾走而天主之學適倡於此時吾固知天下之人必將羸粮而躍馬矣其爲書豈止行於中州而不傳於東土乎行於一時而不禍於天下後世乎余自弱冠之歲已憂此事適發於洪尚書之行余豈有先見而然哉理勢固然無足怪者何待明者而後知哉客曰天主之學雖甚駭異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言何謂也天主之學實本於此

則子何斥之甚也主人曰天之主宰命之曰上帝者
古聖人尊天之辭而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遊衍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則可見上帝之無不在也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則可見上帝之無形象也在事物則當行之理
是上帝也在人心則所賦之性是上帝也大學之止
至善乃所以順上帝也中庸之率性乃所以事上帝
也安有耳目口鼻可以圖像魂魄精爽可以廟祀乎
古者天地日月五星山川嶽瀆皆有祀其祭天也除
地而郊席用藁秸牲用繭栗乃所謂至敬無文也今
也圖像以明之殿宇以嚴之使上帝之尊下同一鬼

其爲慢天褻天孰甚焉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出於夷狄之陋而已中國之人奈何捨先王之禮從夷狄之俗也利瑪竇以鳥獸魚鼈之民及來中國見周孔程朱之書覩禮樂刑政之美非不𢡖然心服而特以別種妖魔之性挾其細黠小慧之智敢於聖學之外刱出奇僻之論於是天堂地獄之說蹈襲於佛家嚴畏上帝之論依據於經傳星曆推步之學推演於璇衡而談人所易知則人必不驚異故乃曰天有十二重天語人所易見則人必不誑惑故迺曰六合之內凡有五大州譬如不肯畫人而喜畫鬼不肯畫虎而喜

畫龍誠以人與虎易知而難欺鬼與龍難知而易欺也惜乎世無照魅之鏡莫卞其虛實世無擾龍之人莫證其真贋天下有識之士其將見欺於瑪竇之凶狡終莫之省悟耶誠可痛也客曰佛氏誠誕妄而天主之學專心奉天勸人爲善賢於佛氏不亦遠乎主人曰否否釋迦本夷狄之人也夷狄之人貪而喜殺故釋迦倡爲地獄之説恐嚇而禁制之雖以虚僞誑誘見斥於先儒原其心則出於勸善禪家寂滅之學便同槁木死灰其弊至於絶倫亂俗而本其意則在於澄慮雖以是壞人心禍天下而猶不若天學之專

事妄誕實無所據也佛老陷天下於夷狄禽獸天學溺天下於魑魅魍魎夷狄猶是人類禽獸亦有形之物比之魑魅魍魎固有間也客曰我國治教休明士趍克正天主書出來之後臺閣斥之司寇禁之雖有一二詿誤之人今皆釋然改悔其學夏安所售於世子之爲慮無已過乎主人曰不然伐惡木者翦其一榦而惡木猶在制狂流者塞其一派而狂流自如今攻天學者亦猶是也其論十二重天則信之其論五大州則信之高談天人之際者莫不以其說爲眞一句一語曾不彷彿於程朱所論而攘臂大言略無顧

忌獨於天主一說以爲不可信此所謂只翦一榦而惡木猶在只塞一派而狂流自如也衞其根株而翦其枝葉可乎溉其本原而塞其流波可乎苟知爲惡木與狂流則何不伐其根而杜其源乎盡信其書而獨斥其天主一說則彼必有辭我無以自解今也盡焚其書盡黜其說則可也不然今雖斥之終必信之寧有近脂膏而不浸漬邇燎火而不灼爛者乎吾見其日益熾蔓未見其遏絕也客曰西洋推步之學妙天下曆家皆用其法此等處其將盡斥之乎主人曰不然聖智首出開物成務莫尚於羲黃堯舜西洋人

雖善推步不過因羲黃堯舜之舊法敷衍爲說雜之以誕妄妖幻之辯而已若無羲和閏法帝舜璇衡則渠安能範圍天地曆象日月乎西洋未通中國之前司馬遷壺遂等作太初曆唐一行立歲差法其後屢百年皆能造曆頒朔曾謂不通西洋則曆家更不得措手天子更不得頒朔乎厭雞愛鶩良亦可笑且蠻夷外國風氣偏僻暗於大道而或能奇巧淫技古所謂蠻夷之人多解鳥獸之音者以此故也人不能夜視而鵂鶹夜撮蚤人不識風雨而鵶鵲知風狐狸知雨外夷之人或明於一曲亦鵂鶹鵶鵲狐狸之類而

己設使西洋推步之學賢於中國僅明一曲固不足
貴況其學本不出於中國曆法之外乎見其如此遂
信其知道則其亦惑之甚矣客曰西洋去中國九萬
里開闢以來所未通而利瑪竇始通之雖未爲聖智
獨不爲神異之人乎主人曰利瑪竇之來果欲壯遊
者乎抑航海遇風而漂者乎是未可知也唐時遣玄
奘求佛經於西域則好事者因之爲西遊記宋時宋
江作亂張叔夜討平之則好事者因之爲水滸傳中
國多才喜事之人固多如此之習矣吾意此等輩人
因利瑪竇之來假托絕國之人創出荒誕之辯連編

累帙至於汗牛上以抗儒書下以敵佛經要以玩世愚弄自騁其吊詭而已然而理趣粗淺已不如佛經之玄奥文辭俚近又不如佛經之奇古必是明末淸初輕薄迂怪者所爲也愚夫愚婦無惑乎見欺學士大夫亦或不免何也其書甚多必非瑪竇之所皆論述以瑪竇爲神異者吾所未信以瑪竇爲罪魁者亦吾所未信也客曰天主之書遍天下未易盡焚將以何術而禁之也主人曰不過明吾道以敎之耳日暮而燐出天陰而狐嘯吾道素明視若坦路則左道之惑邪徑之走何足慮也客乃悅服稱謝捲舌而退

題鄭玄老簡牘後

余於鄭玄老少九歲兄事之者踰二十年爲舊交俱喜文詞爲同業俱擢癸亥庭試爲同年俱在臺省迭出入爲同僚舊交也同業也同年也同僚也今又同遷于北險阻之與經艱阨之與嘗而隣郡以處書問日至吾兩人相與之情雖吾兩人亦不能自說也一日余以關山月歌一篇遺之玄老辭以衰懶荒廢而不之和又以經濟文章勉余而以投老暇佚自嘲余記弱冠時來自鄉曲聞玄老名已如宿儒老師初識面時見其長身白皙美髯鬚郁然鼓掌奮舌論古今治

亂得失人物高下琅然滿聽始除諫官陳書數萬言論當世機務多竒策閎謨何其壯也其後余與玄老俱出爲州縣職繼而余遭憂服不見六七年及今偕黜而來也相遇於北瀨上鬚髮已半白顔貌亦頓謝回念疇曩相視歎嗟與之偕逐累旬察其言動雖志氣猶在談論甚快而昔日華盛固已略損欹倒自放之意又形於筆札如此何其儽也雖然玄老書勸余以老不廢學曰修之在我用之在人吾自爲在我者在人者非所論也噫玄老之勉余如此則所以自勉可知特外示其儽耳其中固未嘗儽也人生於世天

授之職而四民之中儒者之責最多大而德業文章
小而射御書數天地間萬事萬物風雨陰陽之變錢
穀甲兵之務何莫非可曉可能而人之智慮必待老
大而後完故聖人猶曰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況衆
人乎且衆人之老棄年君子之老得年何則飽嬉終
日而無所事則所得之年猶棄之也日有見功日有
新聞則所得之年爲吾得也玄老欲爲衆人老乎欲
爲君子老乎才如玄老學如玄老有器識如玄老志
高行果欲有所樹立如玄老而天又假之以年壽髮
逾白而智益長面逾皺而才益進其所成就終必有

焯然見於世者吾方以是賀之而玄老以爲慽何哉吟咏月露特文士之末技雖不爲之不病也儒者事業豈止於操觚弄墨而一日廢詩遽告人以吾衰也哉余亦年過四十行將老矣悼舊學之日荒慨前圖之歲乖尚欲與同志之士激昂勉勵不至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故遂擊節三歎而書之以示玄老玄老勉乎哉

題柏巖鄭公詩塚碑後

粤在執徐之亂湖叟鄭先生世雅首倡義旅于嶺左殲賊于永慶二州之間其子柏巖公宜藩實從之因

元帥失律賊乘其後先生陷於賊中公奮擊突陣凡三出三入先生賴以得脫而公爲賊所得脅降不屈憤罵而死賊平先生以遺衣招公之魂又遍求公嘗所親愛同志者誄若輓裒聚而納諸坎封之爲若斧若堂者焉鄉人謂之詩塚葉山吳學士光運銘諸碑以樹之嗚呼其可哀也已然塚藏體魄體魄猶外也況久則爲灰土者耶其人之精神氣節性情嗜好與夫言行事爲之跡固非體魄之所能該而誄輓之詞擧其人之平生鋪張焉詠歎焉或形而寫之若傳神之畫或測而想之若照心之鑑全得其人之表裏本

未儼然若恒幹卽之有煖氣又能不朽而壽則其親體魄之藏不爲愈勝也哉噫意爲國而糾烏合爲父而冒白刃忠孝奮烈之氣貫日月塞宇宙浩然而長存者亦無待於誄輓之有無則誄輓與體魄均之無足重輕於公也然使公死於牖下啓手足曰吾知免夫雖毛髮爪甲之微盡斂而埋之則固爲全歸之孝而後人之過其冢而哀之者必如誄輓之爲冢又安知不幸之爲幸歟曾子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孝非一道但視所遇之如何耳公在其時固不計幸與不幸況暇論後人之哀不哀也雖然詩冢之稱以古今之所

無有爲古今之所傷歎高四尺者其爲百代之風歟

題李令國華重葺金剛詩三百韻後

學爲詩而詩者人巧勝不學爲詩而詩者天機勝自東漢魏晉以下皆學爲詩而詩風雅三百篇下至蘇李河梁皆不學爲詩而詩孰優哉人之不及天遠矣吾取其天者乎李令國華少不治詩學故往游金剛與同行諸友立禁詩令及歸京師人問金剛之樂則乃述大篇三百韻敘盡觀覽之富景槩之勝舂容乎布濩乎愈出愈奇不可涯際非所謂不學爲詩而詩以天機勝者歟吾於是覩子之難窮也然聖人希天

猶學以爲階向使李令不涉六經禮樂之源諸子文章之塗則天機何從而生乎李令之所不學者特詩家聲病對偶之律尺而已烏可以拘曲之見議淳博之識哉雖曰不學詩吾必謂之學詩也爲次徐令韻以附其末以歌其美詩曰

同庚君健我衰慵云說蓬萊一馬通盃視水清吞後海詩成雲起畫來峯壯游儘好猶身外至道非賒在眼中最愛曲終還奏雅交雖晚也話襟胷

題畄雲墨竹障

余家藏書畫畄雲之竹最多以余喜竹而畄雲喜余

也余記峀雲爲此竹未二十年而峀雲歿已十年竹亦紙墨昧昧非疇昔顏色竹古矣人何由不古噫喜余者亾而喜竹者獨存乎思其出於喜余者之手而喜竹益珍故題以志之曰此峀雲柳公德章之竹也

題臨瀛崔生元復論易詩後

臨瀛崔君元復以詩論天人竹三易跋諸其下曰易道不在天不在竹而在人夫以易之道高遠玄微而反之於吾之身心崔君其知用易者乎易之道固在於日用彝倫之間修之於此而一朝豁然則易在是矣孔子言百世可知者非如後世象數之學特以忠

質文損益推之知人則知天此其一驗也然道之大原出於天今謂易之道不在於天則語覺有病崔君先修乎在人者而後明乎天則雖如孟子之終身不言易可也崔君勉之哉

青州鄉俗告諭文

本邑新舊鄉之戰厥惟久矣隔楚越於同社尋干戟於一塾風俗大壞流聞可駭官以不才老吏猥忝知州仁不足以懷梟威不足以鎮服竟至張皇文牒煩瀆營司思之自恧若無所措營題嚴處之後一鄉頗知懲創彼此皆能悔畏自今以往庶幾息爭解鬪同

囿太和甚可幸也然古語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若使鄉人外雖帖伏內懷怨怒則恐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凡人貴於聞道未聞道之前外物甚重慕軒冕而賤名檢願粱肉而輕行義旣聞道之後回顧昔日之所願慕者無異敝屣之不足惜浮雲之不足戀諸君其欲聞君子之道乎君子以孝悌忠信爲良貴文章才藝爲至寶自有良貴至寶而不知自修不知自重乃反流涎於呼蹴嗟來之飯則其亦失其性矣易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言以力爭奪雖受命服人皆鄙之不爲敬也設使新鄉輩狂奔亂吁力

戰衆議終藉官長之威僥倖得一倉監吏民未必俯伏而敬畏之士友必將賤惡而嘲罵之苟有一分廉愧寧不靦然自羞反悔其得乎官亦知其一時之暫得無救於後日之還削故不欲勒授一付之鄉論此非茹柔吐剛而然也古人曰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南柯一夢其於得不補失何哉度遼將軍皇甫規東漢賢豪也其時文士王符本以賤孽鄉里所輕而聞其在門度遼爲之倒履出迎隣人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來謁則度遼輕之乃曰卿在鴈門食鴈美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

掖以此觀之則得失輕重之辨可知也二千石猶如此鄉任是何等貴物而能勝在我之文學才藝乎新鄉中亦多讀書之士以誦法周孔之心反不釋然於鄉任得失何哉言忠信行篤敬則州里不期敬而自敬之吾身不期貴而自貴焉盍亦反其本也舊鄉則以世代鄉族冠領此土新鄉輩苟知主客之別強弱之分則當待之加意不敢慢易毋失其和氣可也今反呼吸鬪狠轉成磯激以至今日之紛紜而相持累年卒無絲毫之益反有丘山之害迷塗之轍迨可反悔而膠漆之盆尚未脫解其亦惑之甚也乙未以前

初無新鄕之稱而與舊鄕交遊無間故校院之任亦得通擬而不幸新鄕生躁進之心適遇申戌有喜事之失強拂衆論創通新錄遂使釁隙大開仇怨日深殆至按劒而相視漸益排擯而不容其所以躁進乃所以自攻也其所以創錄適足以爲禍也新鄕輩以乙未以前自在之身持乙未以前無競之心則雖不得一朝之通顯必不受今日之困辱滄浪自取尙誰怨尤屈己下人則人亦敬待乘氣加人則人亦侮慢不思謙抑之道但有好勝之心則以鄒敵楚徒見其覆敗而已智者固如是乎然此則猶以利害言之而

以居鄕處羣之道言之則古之君子善處鄕黨善與羣居者必不如此何不念及於此耶舊鄕亦有所失焉張子曰民吾同胞子夏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苟知此義則四海猶然況同鄕共塾之間乎雖在下賤有善則褒之有才則進之今此新鄕冠儒服儒口誦墳典之訓身遊翰墨之場是宜引之爲吾黨許之以士類而怒其相抗極力排擯並與其頃年所嘗通擬之齋任而不復許焉甚至於飛書千里暗地謀害豈料茲州樸質之俗有此天下羞愧之事耶作事如此尚可以妄自尊大使彼輩摧服乎往者已矣來者可追

勿以舊怨爲念來斯受之必以絕物爲戒優而容之
鄉閭之間更無忿恨之聲府庭之內永絕囂訟之患
則豈非一鄉之吉祥善事耶自有此戰以來京鄉遠
近無人不聞皆以此土稱之以弊邑目之以病鄉諸
君居鄉縱不得仁里之名何忍受此題目恬不知愧
悔迷不知悛改乎新舊二字乃受病之根柢從今以
後絕口不言更有稱新舊二字者卽是鄉戰也鄉戰
者國有當律焉可逭也官雖疲駑手執邦憲豈肯泯
泯黙黙一任強鄉之所爲哉不敎而刑古人所戒怙
終之罪經傳所載故姑貸常律先此告諭我言不再

各須惕念

淮陽諭俗文

本州地旣窮僻俗甚淳古節儉衣食服勤稼穡家有孝悌之風鄕恥鬪訟之習誠可謂易治之民也官莅任以來愛其民俗之如此居常喜悅自知不才無足以裨益斯民故催科供上之外專以不擾民爲務使各安其業樂其生不至於愁苦渙散而已且土俗質樸也故或乏於節禮淳厚也故或過於任情遂致紊亂而失度煩費而無節小則爲他邑之非笑大則有貧民之破產其流之弊誠可憂歎不得不條列于左

以警斯俗毋謂老吏之言耄其各敬聽欽念焉
一人之始死也爲其妻子者悲遑號擗之中以具衣
衾治棺槨爲先何暇念及於賓客之奉酒食之辦乎
爲賓客者居近鄰者當弔問而去自遠來者宿食於
主家而已今聞此土之俗初喪罔極之中治喪凡節
猶屬歇後接待賓客視作大事酒肉淋漓盃盤狼籍
則一鄉稱之以善治喪飲食埋沒饌品草略則一鄉
譏之以不善治喪噫人子之斂親屍也一毫有闕則
終身有悔故凡附於身者必誠必愼先聖之訓也其
敢或忽以貽後悔賓客之來本爲弔死非爲求食則

主人何必設酒饌而待之賔客亦何忍醉飽歡樂於喪家哭泣之側乎賔主胥失聽聞甚駭自今以後鄉鄰親友聞喪而來哭弔之外雖終日留坐助治喪具至於飢渴之境或粥或飯使之療飢可也更勿盛備酒饌以蕩禮俗專致意於衣衾棺槨襲斂諸具勿令有闕而有悔焉

一人子之葬親也體魄一入厚土終身不可復見哀賔痛迫之心何間於初喪且負土而築之取莎而覆之俾勿崩頹以固其藏乃人之情亦何暇念及於賔客之奉乎會葬而來者以祭餘之饌使之療飢可也

此土則專以接待賓客爲先務雖斥賣田土牛馬必先辦賓客之供然後乃爲卜葬葬時不善待客則鄕鄰譏責謗議朋興故有蕩之家因此破産者相續云此尤可駭自今以後各里尊位洞長痛禁此弊過葬之家惟以等土覆莎爲重供饋役夫爲務此外賓客之奉酒饌之設一切廢却勿爲過費可矣此不但爲貧家難支之慮也名以葬會便同宴集傷風敗俗寧不寒心若不痛改當有罪罰其各惕念

一奉先之禮士大夫祭四代庶人祭禰情勝而祭其祖者亦或不禁而聞此土之俗鄕班知禮者祭止四

代而庶人無識之類或至七八代祖而不埋其神主
者甚多云此尤悖禮之大者祭祀之禮國有常典安
敢乃爾習俗已痼猝難痛革一朝嚴禁易致搔擾故
雖不自官中禁而尊位洞長其各曉諭愚民使知禮
法之如此漸得改悟而遵行宜當
一。婚姻之家雖難盡備六禮至於納采奠鴈交拜合
巹等節乃是不可廢之禮也人家行此禮然後方知
伉儷之義重禮防之甚嚴男女不至於瀆亂夫婦不
至於乖離先王制作夫豈偶然此鄉之人鄉班好禮
之家雖行此禮下於此者雖衣冠行世之人嫁娶子

女或多闕略云可勝歎哉婿之娶婦不可無幣數段之布足可以爲采連婚不可無婚書半張之紙足可以爲書各面里造置一木鴈則亦可以輪借而奠鴈東西分立交拜不難也女婢傳盃合巹不難也我國之俗男必帽帶女必長服而窮鄉貧弊之家雖無此衣服以常時巾服亦可以行禮此則不必拘也亦願尊位洞長曉諭而勸戒俾成禮俗好矣又聞婚家必以錢財前期輸送謂之先采先采略小則雖門戶相敵郎材甚佳不肯成婚云此尤野俗之甚者婚姻論財古人所譏若女家貧而郎家饒則以厚意送物助

婚固自不妨而至於覗先粜之多寡爲大禮之行否甚不可亦須切戒切禁毋長弊風焉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附錄

家庭聞見錄

府君以 肅宗己亥九月二十一日辰時降于漢陽興仁門外商山下紫芝洞第方娠皇考判書公夢與皇妣貞夫人共觀天象衆星畢出又有月輪無數並出天地照耀夜色如晝及驚寤之夕貞夫人夢仙人乘雲輧降于寢房之牕外故府君旣長及冠判書公錫名曰星慶字曰夢瑞後避 眞宗表德改以獻慶 葢因夢兆也

三四歲時纔解語而已多識字一日皇妣駕往宗

家留置府君而去府君題母去子悲四字於壁上
其夙慧已如此判書公奇愛之
五六歲已能綴句王考參判公晬日命賦志喜詩
有小孫何所祝簾外有南山之句參判公大奇之
兒時以羸弱善病久不教書八歲始授史記范雎
傳讀之大喜曰不如此不足謂文也遂癖好之不
治他書讀之多歷歲年
七八歲時開口成章如人語興仁市樵歌永道橋
白石通宵煮靑松盡日看等句大有唐人詩調又
嘗賦天子劒有一揮萬方伏旁運四時淸挂之扶

桑樹光輝日月明之句其他警句膾炙一世蔡希菴先生聞而擊節曰此唐人詩調也嘗過爵君之再從兄弘慶謂曰君家王子安無恙乎吾欲一識此兒早晩當往君家矣菊圃姜公一日來訪歸語藥山吳公曰吾儕中異日大期待者惟此兒也異趣之中爵秩高顯者亦聞名而來訪舉世稱之以神童國瑞

十一歲時有詠鼠齧詩其詩曰碩鼠巧穿齧煙生屋四圍嘆開辛易入眼合痛方徵欲壇先看曆愁煤屢拂衣古來讖食黍終必死吾機云而不入於

集中故錄于此
十餘歲已能解朞三百註其夙悟如此
十三四歲隨侍判書公出入場屋多士聚觀有如
堵牆名動一世已如此也
十五六歲學爲公車之業詩賦表策無所不能
十七歲時蘇厓柳正郎鼎茂以詩文名世見府君
程文謂曰以君大才專治科業精工如此殊非吾
黨所期望也府君韙其言卽屛絕舉業刻意攻苦
爲詩文力追古作者
府君容貌端重舉止安詳自在童幼謙恭簡默莊

矜自持有識者皆偉視之洪獻納尙寅以公輔之
器目之數枉騶過之常曰此兒不大顯吾不復相
士矣
判書公築室于巨黍縣治法華山下府君別搆一
書室不滿一間而閉戶端坐以讀者十餘年雖祁
寒盛暑定省之外不離此房恐賓友之來妨工夫
只設一方席兀然獨坐餘不設席客至以無坐席
立交數語而退其攻苦勤學如此
府君雖有出羣之才溢世之名而每自菲薄心不
自多肶肶退讓口無夸辭有一先輩戲謂府君曰

君謙嘿已甚何無文人習氣也府君對曰自知空
疎何敢無挾而加人
嘗於讀書時輒取經傳之微辭奧旨百家之精華
句語細書于所居書室之壁上櫛櫛成行四壁無
片隙坐卧起居常目覩省焉
少時讀書鄉廬罕至都下年十九因事至都偶入
陞庠及監試連得三魁每一篇出一都傳誦咸驚
怪之曰此非少年口氣必古作者所搆也及至累
篇體格皆同然後始信服曰弱冠文章已成兒時
神童之稱果不虛矣當世文人才士率皆推仰莫

可企及焉
監試詩題卽代魏其侯謝灌仲孺獨不失而府君
爲魁其詩曰老僕屛居藍田宅籍福昨求城南圃
張羅鳥下翟門秋掉臂人走臨淄暮世事一任頻
仰屋吾儂棄矣其誰顧獨有慇懃灌氏子握手重
結吾心腑將軍故宅任安在孟嘗華堂馮鋏往撫
劒長歌一揚眉有酒願澆平原墓君不見平原不
厭貧賤交魏齊歸命邯鄲路此道如土君獨慕一
言誓向君前吐昨者客與榮利至華蓋盈門日如
霧王孫綠幘柳邊來貴客銀鞍花外騖富豪爭傳

觀津寶聲名肯倚河東布逐臭尋香知幾人相逢
盡道生平故朱門一掩葉落裏故燕辭簾秋社雨
荒庭已絕繡轂塵舊巷全稀珠履步終南山下可
逍遙嘯坐無聊舊太傅喜聽兒唱潁水清末路幸
與君相遇引繩排根共許與傾蓋豈異平生慕猶
曾不假李廣地肯數生貴一小孺當時只道子尋
常此日豈知吾同趣愧我沾沾自喜人託契底得
賢豪附回顧前鐘後旃家可笑賓客爭來聚噫相
門白日嘯二鬼老匠西厓與歎慶

翌年戊午擢進士一等及見大科危得之者屢焉

先祖坡谷公以己亥生擢戊午司馬府君亦以己亥生戊午小成世皆歎異之以爲文章名位將克紹先武云

二十五癸亥 英廟新定庭試初試取千額之規府君嵬擢初試殿試又得丙科及第及坼名 上問李某誰也在廷諸臣一辭對曰此人故判書李誠中之後而當世文章士也

任叅議珽以一代詞伯考試公明府君之再魁皆任公所賞拔也大加推奬到處說項府君感其知遇相從甚密及其歿也致誄以哭之

府君嘗曰六經尚矣雖難遽學文之龍門昌黎詩之老杜盛唐皆其盛者也餘不足學宋明以下文章多不留眼恐其世近而易染也雖歐蘇名篇一再覽過而已未嘗誦讀所讀者秦漢以上之文以夜繼晝咿唔不輟者殆十五六年唐以下最嗜杜詩韓文多至千讀時時自歎曰吾無由捨此二人軌轍別成一體世代之局耶才調之不及耶是可歎恨後世之文惟朱文公書疏愛玩熟讀曰義理明正筆法峻整經傳之次也不可不多讀平生不喜著述惟嗜讀書多積博發源流浩汗汪洋放肆

頃刻千言無一毫艱難雕篆之態而華贍秀拔雄
剛渾厚偉然成大家語
讀書每以浹洽爛熟爲主如詩書庸學多至五六
百讀如論語心經近思錄等書未嘗一日不在案
沆瀣義理殆若日用飲食
府君自八九歲已知好讀書通計讀書之日殆近
數三十年雖中身以後居家閑寂則未嘗不讀讀
則輒至累百遍晝夜不輟殆忘寢食後以咳喘不
能作聲讀書猶取周易日誦一卦殆成日課未見
其少懈

判書公學問本源六經四子傍及濂洛關閩尤致力於心經朱子書節要以持敬二字爲入德之第一義府君自幼擩染薰陶自然成就父子之間每論辨義理或至竟晷達夜沕然相合言不牴牾至比知己之友如愚之高弟德器之夙就問學之深造蓋有所受焉

府君天姿近道莊重溫粹幼被家庭之訓服膺不忘潛心經傳之旨踐履亦熟雖不以學者自處其律己之嚴操行之篤爲知德者所景仰

其對人接物溫恭謙牧口無乖激之語而至於論

辨義理毫分縷解未嘗少屈其言甚厲

其居家也晨夕必上堂拜親敬問起居後退坐靜室子弟以次進前拜奴僕亦皆羅拜於堂下內而婦女亦如之少者拜長者受女奴亦皆羅拜於家母逐日如此自成規模

嘗書朱子敬齋箴夙興夜寐箴揭諸壁上朝夕諷誦曰持敬之要莫緊於此矣雖燕居之時輒整襟危坐儼然若思少無懈怠放倒之容

府君嘗曰文與道貫然後方可謂文但務文詞之工而不求吾道之正則是道自道文自文安足以

爲文乎朱夫子所謂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
而一以貫之者眞格語也是以府君之詩文詞理
俱暢自經術中出來後之尙論者就其文章而觀
之則亦可以知其造詣之淺深也
見人有善輒亹亹稱道見人短處每掩覆之雖如
科文中一句表一句詩見人有妙處則輒誦之不
絶取人爲善之意亦可見矣
其誨人誠意藹然經傳之微辭奧旨錙銖不遺期
其曉解受學者無不㦂然心服
府君躬率以儉家人化之子弟不敢以華好之飾

奢麗之服見於府君衣章佩飾若或侈麗則必嚴呵禁之

不肖嘗買一石鏡觀之不滿楪子大府君見之曰兒輩侈靡之心將自此鏡而啓矣不肖瞿然遂屏棄之不敢復畜

冠婚喪祭一依朱文公家禮前後居喪易慽兩至誠孝所感鄕里亦化

府君奉祀之節必誠必敬雖篤老之後未嘗一不叅祀每當忌日必沐浴將事罷祀之後猶整衣端坐儼然有如見之思

府君嘗取兵書孫武子三略等篇時時披閱曰錢穀甲兵亦儒者事不可不知

嘗謂不肖等曰吾兒時家甚貧窶菽水時或不繼而先考勸課猶篤不使少懈讀書輒至夜分不輟先妣每頂畜笙油茬瘁使之療飢攻苦食淡殆數十年故俾得成就今雖家契淸寒比余兒時可謂稍饒汝輩豈可飽食暖衣不思所以礮着做工夫耶不肖等聞之瞿然而學未能焉

嘗聞府君在判書公鍾城任所時判書公新經大賑勞瘁成疾患丹毒累月濱危府君左右扶侍晝

夜煎泣雜試醫藥竟得痊復府君時年纔二十餘
而侍湯焦遑之餘鬚髮爲之白
府君性本恬退不求聞達故以溢世之盛名久不
登瀛選十餘年浮沈臺閣時有一相臣對人輒曰
李某文學當世無倫而仕不顯極可歎惜云爭名
者聞益忌嫉以詩一篇爲府君所作槩是譏刺時
相也獻之相臣相臣見詩曰此詩體格非李某所
作必贗作也且余素知其恬雅之操必不爲是也
或勸其辨白府君曰相臣已知其贗作矣吾若辨
白則罯置獻詩者於何地吾謹避之而已自是益自

韜晦不爲進取之計讀書林下專意於爲己之學
府君居鄉數十餘年守拙固窮讀書求道喜怒不見於辭色呵叱不及於奴隷鄕里敬憚莫敢聞以非義凡有疑禮必來取質焉
府君中年以後每夢拜紫陽先生或講道體之微妙或論時事之艱虞者非一再故立春題門楣曰吾禱由來久何須春祝詞愛君憂國意先獲紫陽楣云
嘗夢入場屋賦詩一篇自書其券詩題雖不能記而大意則親兄羽化爲鶴送人蓬萊問訊其兄之

辭也故詩一句有曰吾家仙鶴倘無恙歲月蓬山丹頂深既寤府君診其夢而異之居無何府君之甥姪尹生克謙自京有書曰泮課詩題出仙鶴下人間得占壯元云考其日則正是府君得夢之時也似若相感而然也府君遂嘆曰仙鶴下人間出於子美之詩爲張曲江而作以此推之余之前生豈以曲江爲兄耶歎嗟而記之云

嘗記府君廢處鄉廬之時得詩一句曰蓬山立馬看桃李宿寺同僧聽杜鵑傷人諷詠曰殊欠華麗豪宕之本色矣府君笑曰廢蟄之象亦見於詩律

耶云
府君嘗夢得一句曰三百里中堪納秸一千清後
屬呈圖其後多年廢處鄉廬納秸之讖果不虛矣
丙申丁酉間受知於　當宁連在玉署一日持近
思錄入侍　經筵講太極圖備陳經義大被　天
褒自是眷遇日隆屬呈圖之圖字與太極圖之圖
字自相沕合何其異哉
當宁登極之初府君自玉署入銀臺大被　殊知
晉塗方闢時權姦國榮以知申事直宿衞所府君
晨夕赴公直過宿衞所前而一不訪見國榮又送

人致其款洽之意欲與相識府君終不往謝以是國棨大憾之竟有北邑左遷之行前後權貴多聞府君盛名欲爲引進亦或有勸之從遊以圖進取者府君曰窮達命也我自有良貴豈可毁所守也輒事逡巡若將浼焉及其覆轍之相尋人始服其先見之明操守之嚴也

府君凡四典州郡而皆有遺愛其任襄陽也視事未幾闔境大治府有老吏戒其僚屬曰官雖仁愛有餘濟以剛明愼莫欺毫末也葢其理民也先之以惠愛布之以誠信大得吏民心而若或犯法則

亦不饒貧
襄陽俗習猶僻陋府君薄牒之暇誘掖生徒誠意勤懇勸課詩賦之外每設小學問目論辨義理其中俊秀之民多所聞道興起者亦可見推己及人之一端也及其遭艱西還也一邑章甫爲致奠賻且定送有司一員護喪西來及至大小朞每送一章甫以助奠需致其慕仰之私久而不衰
其任北也時當大饑設賑賙救民無捐瘠邑乃北塞要衝也有步撥軍軍雇價每歲徵斂民戶以是民不支堪府君欲除其弊自備千餘金又多般

拮据得錢二千餘金得米三百餘斛付之官庫以
爲歲取殖而給雇價吏民至今賴之
其任三陟也邑僻少事清淨爲治課試諸生訓誨
勤摯人皆知學文風大振既去州人立碑題之曰
興學善政云邑有巨山多松木國家封爲黃腸山
木品最稱於國中前後守宰多所犯禁府君曰吾
乃國家之山直也敢斫一松其時按使以清操益
勵羨頌遠播爲褒題及其遞歸爲之設宴餞別曰
爲三陟倅而不取一板獨見於公極口歎服可知
其清德善政有以服人心也

其任淮陽也淸簡爲治吏懷民安公堂淸寂惟靜
坐看書嘗得一聯詩曰黃簾影靜官僮睡畫角聲
喧吏隱栖秋後倉儲皆火稅花時僧牒以詩題其
治成制定嘯詠優閑之趣可見於詩也
莅淮之明年歲旱蝗蟲大熾食穀苗幾盡府君作
罵穀蟲文以禳災吏民爭誦其文於壠畒之間俄
而大雨蝗蟲旋卽消滅苗勃然復興歲遂大熟州
人服其神明
府君屢莅外邑每值歉歲或私自營賑或方便賙
救民無捐瘠莅任之翌年則歲輒大登無處不然

蓋其誠意有足以感格神明曰雨而雨曰暘而暘無不徯忘客或謂府君曰公遇旱而禱輒得大霈公之文章必能使風師雨伯鼓舞而感悅也府君曰文豈能哉凡余事神治民動以誠信書所謂至誠感神之妙或能乃爾耶云

其在秋曹也時當審理京外殺獄議啓文字逼盡情僞議讞之外間附箴警之義 上大嘉納之泰安有崔允己之獄允己本洪州人爲載稅穀欲執留泰安人劉那貴之船相與詰難於船板之上鬪鬨之際那貴竟至致命證人金水京以爲允己毆

打那貴項肩之間仍以其足蹴踢那貴之胸膛墜
蹶船中數丈之下仍爲致死獄旣成訊推屢年不
決府君議啓曰船上挾長之板橫架數丈之高則
雖船格之慣熟登陟者亦皆愼足而行擇安而蹈
今此允己與那貴共登板上如引虛空之步俯臨
高深之勢危墜之慮彼此惟均允己安能偏任一
足又以一足踢人之胸膛高處如平地上人乎水
京覆檢招又以爲足踢肩胛此則比胸膛尤高危
板之上擧足高踢則渠將先倒何以踢人推之事
理恐不如此且一踢雖猛必不能使之卽斃則那

貴之當日致死必由於墜落撲傷今以胷膛傷處
歸之於允己蹴踢而謂不由於墜落所傷亦非的
論也允己之隱伏巖穴雖似出於知罪恐怯抑有
一事可譬者今有二人一來一去相值於獨木橋
上方其磨肩側身而過也雖非推擠偶然蹉跌一
人幸而不墜一人不幸而墜死則墜死者之父母
妻子必當歸咎於不墜之人將欲結縛而告官則
其不墜者雖自知非罪安得不恐入殺獄逃避而
隱匿乎允己之事與此相類五十人中拈出允己
一人則允己與那貴板上詰難固可想得畢竟咎

怨捨允己而誰執水京之拈出允己允己之避匿
巖穴勢所必至一船沙格必當數多洪州之民亦
至五十餘人此欲脫免彼欲捉執相與紛拏之際
易致傷人之患而俱無必殺之心偶致無妄之厄
則以初覆檢各異之詞證置殺人元犯之重科容
有可疑云云　判付有曰昨春審理時朝家於此
獄案反復參究未得十分的當之疑端不得已措
辭判下仍令如式同推觀此參議跋辭無疑處起
疑起疑之說無不鑿鑿中窾且其敷陳諸條宛轉
方便無甚礙滯加以道盡事情往往有令人刺骨

處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正是此獄準備語
朝家豈可先入爲主不念轉環之義乎允己特令
該道加刑放送其後入侍 上誦其跋辭以爲令
人可讀任實又有金德文獄事德文毆打從兄竟
至致命府君議啓以爲農家借貰之牛彼雖薄情
而奪還同堂至親之間何至深嫌而起鬧以弟毆
兄事已傷倫臨死託妻語以報讎則德文之爲此
獄正犯昭然無疑而金得一招內父子之親雖重
兄弟之義亦重已死之德觀今無奈何而同生之
獨子告官正罪實所不忍云者雖在常賤無識之

類亦可見良心之不泯矣殺人償命之法必使死
者解寃生者稱快然後方合於刑之衷而此則德
文雖至取服正法屍親得一之心必將不以爲快
反以爲憾緣究設法制刑之本意恐未知如何云
云 上大加褒奬以爲深得廷尉奏當之體因有
德文減死之命議啓之若此類甚多而不能遍記
而議讞文字裒輯成書有哀敬錄數卷
其居官也廉白爲治請託不行所至有冰蘗聲人
莫敢干以私在襄陽時有親切人來留衙中受下
隷數十金爲請差任府君不聽使之還給其金及

其歸也治送盤纏之外加給之金如前日受屬之數其人慙服

㕔君以刑曹叅議自春至秋九朔未遞其時判堂即當路之時宰也時宰嘗語人曰吾與李某同居一司已過半年幾乎逐日相對而無一毫求官干進之語李某恬雅之操清苦之節世無其匹對之真能使人不覺敬服而斂衽也云

府君以爾雅扁其軒作爾雅解題壁上曰余以爾雅名軒客問其解余應曰爾者邇也近於俗也雅者正也一於道也爾而不雅則流雅而不爾則隘

爾而雅吾所操履也歟云
府君自弱冠時已憂西學之誤蒼生每嘗憂歎及
耳溪洪尚書之聘于燕也作序以送盛斥天主之
說未幾其書果來東方東方之人多惑信而誦慕
之其勢駸駸將日熾而月盛人始服其先見之明
其後又著天學問答斥之甚嚴而闢之廓如也識
者以爲功不在闢楊墨之下耳溪洪公爲府君作
爾雅軒記以盛斥西學爲一篇之宗旨且曰爾者
邇也雅者正也此中庸之義也夫邇而易行者豈
非庸乎正而不偏者豈非中乎爾而不雅則流於

俗雅而不爾則病於迂有能兼之中庸可幾矣今
公有見乎是空其明於審幾而嚴於衞正也公之
爲文章亦主乎爾雅斯可以見其學矣云云嚴於
衞正者蓋指斥西學而衞吾道也
府君嘗自述己志揭于壁上曰漢郭有道孤立之
士奚清奚濁義之與比我思其人高山仰止云云此
可見府君守道之正處世之義而平生不爲危言
激論與人交其淡如水不或靡隨也不或左右也
以此世之疑怒不及焉
府君作肥對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

牛肥子夏義勝故肥余少也淸羸晩覺敷腴客問
其解余以此對云
一日嶠南士友有抵書於府君曰吾鄕士族有棄
家學佛者頗聰明能詞律有遺集數卷其徒欲得
弁卷之文於執事備禮幣西上幸惠之一言府君
郤之曰儒釋異道吾黨之所深斥余豈可作釋子
文集序耶遂溫辭而斥退其闢異之微意深矣
府君位至正卿而依舊寒士㨾居處湫隘蔽水蕭
然家人或以子孫計爲言府君曰淸寒自是儒者
本色而古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敎子一經吾

有書籍可以遺子孫矣且富樂則易驕傲安逸則
是鴆毒吾恐子孫之不清寒豈可復營產業以啓
子孫驕侈之心耶云

府君自奉儉薄疏糲不厭雖至非肉不飽之年食
不重味仕宦五十年章服諸具無一華好之飾

府君嘗好飲酒而微醺即止若遇詩朋則必置樽
賦詩雖通宵竟日詩樽迭酬而未嘗至醉

府君少時自號玄圃散人其後搆小亭於巨來扁
曰白雲亭取以爲號又嘗號西亭晩年取兼山之
義又號艮翁仍以艮翁行于世

易簀之前夕初昏有大星墜於廟洞寓第祠宇之東庭光彩散地中有一抹晶光直上于天家人莫不驚怪憂遑外舍婢僕望見火光至疑内屋之失火及其奔救則無見也吁亦異矣

府君下世後洛中章甫諸人將謀遺集刊行之役而以財詘擧嬴通文于嶠南校院以爲同聲合力之計其通文畧曰竊念文章者貫道之器也道不外於經學故爲文章者必深得乎經傳學術之間然後其章炳蔚其味雋永播之當世而視之如祥麟瑞鳳傳之後世而仰之若泰山北斗非若騷人

才子之雕績吟哢夸耀於一時而湮沒於身後者也苟有如是之文則雖其人已遠其世已久猶且臨文興感寶若拱璧凡可以發揮傳信之道靡不用極況在吾儕之所推尊耳目之所薰炙而德儀未遠剩馥空留則其所以闡揚幽光翼衛吾道者此豈非小子後生之責乎以生等所聞見艮翁李先生之文章實自經術中出來傑然爲有德者之言而吾黨無祿斯文不幸竟使先生奄然騎箕殄瘁之悲山頹之痛儕流同然京鄉何間以言其經學則天姿近道莊重溫粹律己甚嚴矩法斬然其

學本源六經四子傍及濂洛關閩尤致力於心經
朱子書節要探索義理殆若日用飲食以持敬二
字爲入德之第一義雖燕居幽獨之時正襟端坐
無懈惰放倒之容造次顚沛之間未嘗有疾言遽
色望之儼然皆知爲君子人事親而盡其誠孝則
士友賞之事 君而盡其忠貞則國史書之至於
經筵進講敷陳道體之微妙經義之蘊奧上下之
酬酢如響朝夕之啓沃有助以我 聖上高明之
學猶許以經學之士致謙文字自是代撰 王言
傳後信筆而亦有本之經術發爲文章延英討論

太極理賾之句則先生之經學可謂精且邃矣以
言其文章則自十餘歲詩調清絕動合格律其中
警句膾炙一世舉世以神童國瑞稱之蓋其詩文
多積博發源流浩汗汪洋放肆頃刻千言無一毫
艱難雕篆之態華贍秀拔雄剛渾厚偉然成大家
語所讀者秦漢以上之文以夜繼晝咿唔不輟者
殆十五六年天才旣高性又好讀書此所以下筆
成章如長江大河之滔滔不竭當世之詩豪詞伯
非不林立也莫不推先生爲笙鏞黼黻之文則先
生之文章可謂宏且博矣若夫方娠之日星月入

於妣夢則李青蓮長庚謫降之祥也易簀之夕大
星墜於廟庭則韓魏公櫪馬皆驚之異也信乎先
生卽天地之間氣所鍾而千百載雄偉宏傑之人
也樊巖蔡相公以詩哭之曰奎星如月落祠堂驚
怪全家夜裏忙來去實關天地運始知東國有文
章洪尚書良浩之輓曰倡言闢西學淡爲吾道憂
生以文星降去與文星收姜判尹世晃之輓曰碑
板直拔韓子髓詩篇剩占杜陵旗云爾則一代名
公巨卿之所推重而尊尚者果何如也推此以譚
則先生醇正之學雄渾之文固不容泯沒於身後

而今此巾衍之藏無非貫道之器傳信之具則豈
可使埋沒塵篋蟠鬱之氣上干斗墟也哉云云此
可見當世公議之不誣而南中士林中亦有能誠
篤慕賢義高購文者相與竭力經紀以圖不朽剞
劂之役因此就緒則非特私門之幸也抑亦吾道
之幸歟

凡人聞有賢者必問其長短肥瘦想像其人則
況嘉言善行之有足以範一世而詔後人哉不
肖服事府君二十餘年于玆其實行懿德之攜
染于身心嘉謨徽訓之著存乎耳目者懼其無

述而終至泯滅玆敢劄錄平日之所聞見一以
爲刑家範俗之資一以寓慨然如見之思而苫
塊泣血之中神識荒迷十遺八九殆同以蠡測
海不過勺水而在不肖寓終身之慕在後人起
曠世之感則抑有賴於是錄故竊附于集末以
備遺忘覽者庶或恕其僭妄而憐其哀慕之情
云爾

歲辛亥仲春孫升鎭泣血謹識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附錄終

艮翁先生文集跋

李唐以後天下無詩馬遷以後天下無文蘇黃出而潰裂甚孫李作而萎薾極遠夫 皇明雪樓諸子雖夸虛矜壯自謂大家然亦不過下俚瑣語委巷叢談而止嗟乎詩文至此莫非世運之所關也公崛起左海洗却近千載下劣之陋而一以正派雅韻力追古道若其五七律則駸駸乎老杜矣若其五七古則比諸隋唐又軼而上之矣記序諸作則又庶幾不遠乎子長之體矣豈不毅哉昔韓昌黎爲文能起八代之衰今詩文之衰亦已九代矣

苟非公大力量何以擺脫自立作爲大門戶乃如是乎不佞從公游四十有餘年知公最深其道義經學非獨文章而已中歲以來官業蹉跎晩始受知 聖明位躋八座然竟未能展布其十一斯豈非命歟公昔以詩寄余曰吾道浩無托秋宵深一樽其微意槩可知也公歿五年余以行部適嶠南公之孫升鎭抱公遺集來剞劂于永川佛舍工垂訖書以告余敢無一語以負公疇昔之托遂爲跋

乙卯孟秋上瀚通訓大夫前行司諫院正言李之珩謹跋